

新古文辭類纂稿本

三

新古文辭類纂卷四十八 雜記類四

諸暨蔣瑞藻纂集

張廉卿遊狼山記

光緒二年秋八月。黎純全筦權務通州。余過焉。既望。與純全游于州南之狼山。山多古松。桂檜柏數百株。倚山為寺。錯樹間。最上為支雲塔。危踞山顛。萬景數內。迤下若萃。景樓及準提。福慧諸。廣亦絕幽。窈所之。僧舍房廊。屈曲左右。蒼翠環合。遠絕塵。竟側身回。矚江海。蕩天近在戶牖。高江昭文。常執諸山。青出林陰。蔚狀時秋。殷中海氣。正白怒濤。西上皓若素。蛻滅沒隱見。余與純全。顧而樂之。狼山。淮揚以東。雄特勝處也。江水自岷蜀徑吳。楚行万里。至是灝漾。渺莽與海合。會山川控引。界絕華戎。天地之所設。險王公以是眷固。古今豪杰志士之所睥睨。而

籌也。昔阮籍遭晉室之亂，作永懷詩以見志。登廣武山，嘆悼時之無人。今余與純參直茲世，寇亂殄息，區內亡事。蓄居絕域，約結堅明，中外以恬嬰相慶。滋憂長計，奚以為。余又益槁枯朽鈍，為時屏棄，獨思遺外身世，捐去萬事，尚羊于茲山之上。蔭茂樹而擷澗芳，臨望山海，慨然馮弔千載之興亡。左挾書冊，右持酒杯，獻歌偃仰，以終其身。人世氏飛理亂，天地四時變遷，眇若隊葉與飄風。于先生乎，何有哉！歸書而為之記。

張廩卿游虞山記

十八日與黎純參游狼山。坐萃景樓，望虞山，樂之。二十一日買舟度江。明晨及常熟，時趙易州惠父適解官歸，居于常熟。家偕往遊焉。虞山尻尾東入常熟城，出城迤西，纔二十里，四面皆廣埜山，亘其中。其最勝為拂水岩，巨石高數十尺，曾積駢疊，若

累芝菌。若重鉅盤。為臺色。蒼碧丹赭。斑駁晃曜。溢目有二石。
中分曰劒門。驕摩屹立。詭異殆不可狀。踞岳府視平疇。廣衍數
萬頃。滄湖犇溪。從衡蕩瀾。其間繡畫天施。南望毘陵。震澤連
山青翠相屬。厥高鏡雲。雨日光參錯。出諸峰上。水陰上薄。
盪摩闔開。變成元瞬息定。其外蒼烟渺靄。園繚光色純天。決
皆窮睇。神與極馳。岩之麓為拂水山莊。舊趾錢牧齋之所嘗
居也。嗟乎。以茲丘之勝。錢氏惘不能藏于此終焉。余與易州乃
樂不能去云。岩阿為維摩寺。經亂泰半燬矣。出寺西行。少折
踰嶺而北。云海豁開。杳若天外。而狼山忽焉在前。余指謂易州。
一昔游其上也。又南下為三峰寺。所在室宇。每三可憩息。臨望
多古樹。有羅漢松一株。剝脫拳禿。類數百年物。寺僧具酒果
笋麪。餉余兩人。以日昃矣。循山北過安福寺。唐人常建詩所謂

破山寺者也。幽邃稱建詛語。寺多木樨華。由寺以往。芳馥載
涂。反自常熟北門。至言子仲雍墓。其上為辛峯亭。日。月。夕。山
徑危仄。不可上。期以翼日往。風雨復不果。二十四日。遂放舟趣
吳門。行數十里。虞山猶蜿蜒在蓬戶。望之瞭然。令人欲反棹復
至焉。

張廉卿愚園足集圖記

光緒五年歲在屠維畢。陬之月。集耆宿英彥之屬十有八人。觴
于江寧城南之愚園。故明徐氏西園舊址。主人因而更營之。
亭台池館。花石竹木之勝。僞于一時。行尋坐酌。趣昭物博。觴永
極樂。竟日乃罷。是日白樂天生日也。故以其期集焉。昔樂天當
唐室之衰。適直諫。遠跡高舉。晚歸洛陽。于履道里得故散
騎常侍楊馮宅。息躬其中。窮極池台。水竹琴酒。弦歌之樂。為

池上篇以記其事。狀此猷曰。全身遠害。閑居默游而已。其刺蘇州以九日燕集。醉題郡廬。乃益酣嬉淋漓。快狀其自得恣情。而罔恤當時。朝政昏瞶。牛李朋黨交扇。河朔再亂。中外交訐。樂天豈一无所關其慮。而誠有樂乎此哉。蓋君子之處于世。夷懌險艱。不能以一致。或中有不自得。則一放意于林泉岩壑。賓朋讌集。以自遣。若劉伯倫。陶淵明之耽耆于酒。倪迂。顧阿瑛。冒辟臺之屬。當元明之季。園亭賓客之盛。甲于東南。而杜子美。直天竄亂起。飲李氏園。其為詩乃曰。上古葛天民。不遺黃屋息。至今阮籍輩。孰醉為身謀。可以知其趣矣。其在成都。乃至與田父泥飲。狎蕩。真到而不厭。況其所遇為蒼生勝流者邪。其為樂豈復可意量邪。故當其流連景光。褰羊亭。沼。俛仰竹石。倚震連襪。狂飲大噉。放形遺物。橫行濶視。忘得喪。外非譽。齊彭殤。混戾

鹵寵辱不驚。理亂不聞。頽然與造物者遊。而衆莫知其所以。廼以全其真。而得其志。此昔之君子胥先后而若出一塗者。无慮皆以是也。今諸賢之集。其與樂天暨昔之君子之所志。未知何如。然茲游之樂。不可以无述也。主人既屬黃沛皆太守為之圖。又介范月槎大屬裕釗為之記。裕釗辭不文。則益固以請。既卒。不獲辭。乃為記之如此。

張廬卿重修金山江天寺記

代湘鄉曾相國作

金山自昔名勝。傳天下。繇六朝而后。崇飾梵宮。盛侈游永。秣千有餘載。軼興軼衰。至于國朝。聖祖高宗。省方巡守。相繼駐蹕于此。當是時。列聖涵仁厚澤。涵濡溥海。中外禔福。翠萼所蒞。万姓歡忭。鼓舞寺觀之作。增飾崇而逾于往昔。康熙中。詔賜江天寺額。天子先后貴龍章于其上。昭耀江山。昭來來葉。傳說弗衰。

遊觀之區。蓋莫尚于此。已逮咸豐中。遼粵賊之亂。崇台傑閣。琳宮紺宇。蕩焉亡遺。爰時攬古者。眾以悼于其心。蓋依古以來。金山之盛。未有過于我朝。其焚燬之烈。亦未有逾于今日者也。賊既平。國藩奉命來督江南。百廢叢脞。日不暇給。其后復奉命視師北方。今合肥相國李公鴻章來權兩江。始議修復金山寺宇。事未及集。亦以奉命。自去。乃具端愍公新貽蒞任。乃始檄候補道薛書常董其役。馬公薨。而國藩復由直隸調任南。遂越明年十一月。而金山之役竣。自供奉宸翰之所。浮屠之宮。登覽憩息之官。至于庖湔廡房。都若干區。一仍舊制。溯經始至落成。閱二歲有餘。縻白金三萬有奇。于是所謂金山江天寺者。乃遂復其故焉。相國李公屬國藩為記其事。國藩惟金山興廢之跡夥矣。以其名與地之著也。故曩者之廢。過者尤心惻焉。

當粵賊盜踞金陵。環吳之壘。如崩如沸。疇暇問斯寺之脩復。而今乃克睹其成。若是日中而逐。月盈而虧。于西而居。于東而濟。川流而澤止。谷墳而陵圯。古今者。盛衰興敗。臧不成。毀遞相禪。而成焉者也。人事与天運。故參會而乘于其機。天衛培植而覆傾。人衛傾而不持。盈當其善。敗之既著。悅焉若出于慮表。而莫知所由。徐而視之。則莫不有端焉。以浸而致乎其極也。自萬事萬物。洪纖巨細。靡不由是。若金山者。處江山之交。而据東南之勝。其興若廢。乃尤与时之治亂。相為消息。以往者之盛。而至于廢。既廢矣。而復興于今。由今以往。廢興之運。成敗之應。天固寔主其間。抑豈非人之与有責者哉。今馬端愍公既前殂。謝相國李公又遠在畿甸。皆不獲見此寺之成。獨國藩幸得見之。而且頽然老矣。后之人或不以斯言為可弃。而汲念乎此。嗚呼。

乎。豈獨茲山之幸也。與。于是為紀其興事藏功之始末。與其庀材賦工之詳。茲余之所以致其意者。寓焉以諗來者。且以質之李公云。同治十年十二月朔有三日記。

張廉卿北山獨遊記

余讀書馬蹟鄉之山寺。望其北一峰。萃然而高。嘗心欲至焉。無與偕。弗果。遂一日。奮然獨往。攀藤葛而上。意銳甚。及山之半。足力勸止。復進。益上。則澗水從衡。艸間微徑如烟縷。詰曲交錯。出或不可辨識。又益前。聞虛響振動。顧視來者亡一人。益荒涼慘慄。余心動欲止者屢矣。狀終不釋。鼓戩益前。豕陟其顛。至則空曠寥廓。目窮無際。自芹及遠。窪者隆者布者持者。迤者峙者。環者倚者。怪者妍者。去相背者來相御者。吾身之所未秣。一左右望而萬有皆貢其狀。畢効于吾前。吾于是慨乎其有念也。

天下遼遠殊絕之竟。非先蔽志而獨決于一往。不以券而惑且懼而止者。有能詣其極者乎。是游也。余既得其意而快狀。自愉。于是嘆余之倦而惑。且思者之几失之。而幸余之不呂。是而止也。乃泚筆而記之。

吳摯父合肥淮軍昭忠祠記

國家兵制。至淮軍凡三變。始者旗營之制。命將出師。取兵于素戢。事定則兵歸伍。將歸京師。川楚之役。兼資召募。不特用額兵。變兵用勇。自此始。粵盜起。大李士賡尚阿募潮勇。擄賊而江忠烈公以楚勇。熙聞潮勇不循法度。難用。江軍能戰守。可用矣。亦以奔命。燿獸。曾文正公起湘鄉。教練鄉勇。倚以辦賊。呼曰湘軍。湘軍興而舊時額兵盡廢。兵之制于是始變也。文正公之起湘中也。今相國合肥李公。仍父子奉詔出治團練。淮南江忠烈之

撫皖。文正公嘗貽書忠烈。言相國可屬大事也。是時相國以編修治勦。名位未顯。展轉亡所就。及贈公沒。久之。遂弃淮南軍。从文正軍。江西同治紀元。以文正薦。募淮南義故六千五百人。赴援上海。于是劉公銘傳。潘公鼎新。張公樹聲。吳公長慶等。各領數百人。从號曰淮勦。召募到皖。撫李勇毅公續宜。名為能選將。知勦勝敗。文正公使勇毅按視新勦。還賀曰。皆勝勦也。吳平矣。相國帥勦之上海。凡廿九月。而吳果平。于是淮勦增至七萬人矣。吳平。曾文正公與相國定議。盡散湘勦。淮勦稍汰羸弱。留五萬人。備中原捻患。于是淮軍興。而湘軍又廢。未几。文正公率淮軍討捻。病罷。相國代之。是時捻分東西。相國討之。凡十月。東捻平。又六月。西捻亦平。中原悉定。是后中外大臣。爭建議。用淮勦衛畿甸。鎮拊南北。交故用兵處。討捻時。勦頗增益。至是。

留者四萬餘人。及相國移督直隸。治兵北洋。淮卹屹為中國重鎮。天下有事。取兵于相國。相國輒分遣淮卹應之。劉公銘傳帥之。至秦隴。征叛回。沈文肅公葆楨又與劉公先后率之渡海之台灣。御倭。御法蘭西。潘公鼎新帥之出廣西。關外。戰法人于越南。張靖達公樹声兄弟帥之北戍山西。邊徼。南防海粵。東吳武壯公長慶帥之東過渤海。定朝鮮內亂。今湖南吳中丞大澂帥之北略吉林黑龍江。周剛敏公盛波武壯公盛傳兄弟更迭隨相國天津。屯戍海上。而天津又間遣偏師平朝陽之盜。淮卹旂鼓獨行中國者卅年。始相國起湘卹中。所用皆湘卹法制。既至上海。見外國兵械精整。過吾卹遠甚。于是盡弃湘卹舊械不用。外國器法勒習。成不留行。百戰而士氣常振奮者。以器利而傷亡者少也。蓋兵之制。至是又一變矣。變未有已也。兵

者逐事而具事已而更新。不可終窮。而大要歸于去所不勝。以從所勝。是故八旗之戰也。以弓馬勝。湘粵起南方。與賊爭長。江之險。其戰也。以水師勝。而淮軍則以外國兵械勝。外國兵械。中國盜賊所无有也。用兵之道。我能是。彼不能是。則我勝。我能是。彼亦能是。則彼我遞勝。遞不勝。若彼能是。而我乃不能是。則我處于必不勝。今環海萬國。強弱相制。長短相形。莫不以攻堅保危。凡戰守之器。法相耀。其知巧之士。瞑目而思。閉門而誥者。日興月盛。而歲不同。其國家之增兵益餉。苟物致用。扞御攻取之策。亦百變而未有紀極。而我中國之議論。乃至今猷賈不知。彼已欲以往舊朽鈍之器。已廢不用之法。枝梧其間。是肉與刀競勝。植木御斧。持薄縞當強弩也。一旦有事。乃始周章四顧。束手而无如何。甚乃以其后發奮改悟。而思所以補救之。而勝敗之

數以效于前矣。庸有及乎。斯國論之一蔽也。相國之治朝也。雖
无事如臨大敵。自中原大定以來。卅年間。聞外國有一器新出。
一法新變。未嘗不探求而寫放之。以教練將卒。故淮軍至今日。
視卅年前用兵之時。其所用外國器法。又妻變不一變。而无一
彈一鏃之襲乎。其故設局以討其制。立學以研其理。日習月試。
以究其用。凡所規為。不遺力餘。知矣。顧歎以中外之議論未盡
同。声光气化制作之本。未盡明。財力未裕。李校未廣。人才未出。
无知者。窮物之能。无通散合莫之效。西域之議。吾國所為。以不
能生新為歎也。而吾乃且規。馬顯己守常之為務。斯不亦遠
乎。易曰。功業見乎變。又曰。日新之謂盛德。自古任事之臣。所以
不肯牽率于庸人之論。而必自盡其才。為國家開物而成務者。
為此也。昭忠祠之始設。以將帥之任。推轂席堂。故唯建祠京師。

嘉慶中。兵有名。募始。詔外省立祠。湘軍要蹶。婁起。死事至多。則所在奏立昭忠祠。之。淮軍以器利挫衄。狀將士戰死者。往不絕。成軍數十年。積勞病故者。又葺后踵屬也。舊唯江蘇有祠。以祀平吳戰死之士。近年立祠直隸。以祀北征以來將士。而合肥則淮軍本所自起。祀典不可缺也。今奏立昭忠祠。棠湖。睢上祠。成相國以命汝綸。曰。宜有記。汝綸則取國家兵制之變。及淮軍所以制勝者。論之。俾后之謀國是者。有攷焉。

吳摯父左忠毅公画像記

汝綸兒時。聞先輩人談忠毅故事。輒自恨生晚。不及一識其面。故庚申冬。以亂僦居公故宅。从左君質夫所。求公遺書而讀之。又見公家書手稿。益彷彿遇其為人。一日。質夫手二画。示余曰。此公父母封大夫封夫人像也。予為正色。飲容肅拜。而后敢印。

視因更索公像。質夫曰：公像先是失于家久矣。某歲鄉某携画行，忽大雷雨，衣盡濕，家入一邛辟馬。主人展画，眊大驚曰：此余祖也。索而藏之，歸其直。蓋主人公裔孫而画公像也。于是復存。今藏它所。余曰：噫嘻，公之精爽不至泯滅，一至此邪？當魏璫之矯旨逮公也，偽詔下，暝空忽大雨如注，讀數乃至，其忠誼所激，動天地，泣鬼神，類如是。是画殆公之精爽所寄也。其几失而終存，固亦有使狀者與。夫公功烈垂后世，節誼在天壤，后之人讀其書，攷其遺跡，猶想見其為人。雖時像之存不存，亦何加損于毫末而顧若是。夫人生百世下，追慕古賢人烈士，每恨不並世而出，得一目接光容，極其慨慕所至。雖一器一物，手澤所留遺，无不低徊珍重，摩挲不能去。兄得瞻拜遺像，識其面目于數百年后，其慨慕又何如也。狀則時像之存，所係顧不重與。公父